

■村民喜摘楊梅。
香港文匯報
特約通訊員 黃啟元 攝

霏霏春雨中，福建省長汀縣百萬畝林草孕育着新一輪生長。攀上植滿楊梅、油茶的山頭，記者很難將這裡與「中國南方水土流失最嚴重的地區」聯繫在一起。最新資料顯示，長汀全縣治理水土流失面積117.8萬畝，昔日的「火焰山」變成了「花果山」。作為南方紅壤區治理典範，列入中國水土保持領域範本縣。

最近，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在一個月內就長汀水土流失治理兩次作出重要批示。他指出，長汀縣水土流失治理正處在一個十分重要的節點上，進則全勝，不進則退，應進一步加大支持力度。要總結長汀經驗，推動全國水土流失治理工作。

■香港文匯報記者 米南、林舒婕、盧麗寬 龍岩報道

福建根治紅壤 火焰山變花果山

習近平：總結長汀經驗 推動水土治理

「我清楚地記得，小時候經過河田到汀州城裡上學，路過三洲、河田，看到的都是光山禿嶺，沒有樹木，連草都不長。」這是已故的開國上將楊成武將軍對家鄉的童年記憶。水土流失出現的景觀，成為當地許多地方的地名，如朱溪、赤嶺、露湖……

早於上世紀40年代，福建省研究院就在長汀建立起了中國首個水土保持機構。當地的水土治理，在艱



■原全國政協副主席、已故的開國上將楊成武（左一）非常關注家鄉長汀。圖片由長汀縣水保局提供

難中起步。在長汀從事了42年水土保持工作的「老水保」劉永泉告訴本報記者，早年送檢的當地土壤中，碳含量接近零，磷鉀含量只有正常土壤的1/6000。專業出身的劉永泉知道，這樣的貧瘠土地廣見於中國南方的紅壤區。「物資匱乏，缺少燃料的鄉民除了上山拔草、砍樹，別無出路。愈窮愈砍，愈伐愈窮。」

窮而伐木 惡性循環

經歷了近20年的低谷徘徊後，第一個轉捩點出現在1983年。時任福建省委書記的項南前往長汀河田實地考察，決定給予當地7,000戶燒柴戶煤炭補貼和造林種果補貼。此後，有關方面一面嚴格執行「封山育林」政策，一面引導民眾種植板栗、楊梅等經濟作物。

因地制宜、疏堵結合的策略日見成效。據長汀縣水保局提供的數據，1985年至1999年，當地治理水土流失面積45萬畝，減少水土流失

面積35.55萬畝。1997年，83歲的楊成武將軍再度回鄉時，欣慰地感慨「大片的光山禿嶺已經由『紅』變綠，不少『火焰山』變成了『花果山』」。

疏堵結合 綠夢成真

三洲鎮村民黃金養就是在這一時期，耕耘出屬於自己的百畝「花果山」。儘管請了專人養護果林，今年已近六旬的黃金養，還是習慣每天上山轉轉，看看修枝的楊梅，鬆鬆上肥的土壤。「這302畝油茶是今年新闢的，500多畝的楊梅和230畝的茶樹，是十幾年來陸續種下的。每畝政府補貼300元。」

黃金養清楚記得，2000年是自己的果林迅速擴容的關鍵年。其時，在省委副書記、代省長習近平的大力推動下，長汀水土流失綜合治理列入省委、省政府為民辦實事項目，每年並撥款1,000萬元專項資金扶持。

在長汀考察水土保持工作時，習近平提出「要用10到15年時間，爭取國家、省、市支持，完成國土整治，造福百姓」。緊接著，他又在《長汀縣百萬畝水土流失治理報告》上批示，並托人送去1,000元，為新落成的長汀建設河田世紀生態園捐種一棵樟樹。

滴水穿石，香樟成林。十餘年的努力，讓長汀百萬畝荒山重新披綠。福建作為全國首個生態省試點省份，森林覆蓋率連續34年保持全國第一，成為名副其實的生態大省。

離開福建多年，國家副主席習近平依舊牽掛這個工作、生活了17年的地方。近一個多月時間內，他兩度作出批示，要求「總結長汀經驗，推動全國水土流失治理工作」。中央政策研究室並會同國家發改委、財政部、環境保護部、水利部、林業局、扶貧辦對長汀縣進行水土保持工作專題調研。



■1999年11月，時任福建省委副書記、代省長的習近平在長汀河田視察。圖片由長汀縣水保局提供



長汀成功模式 環保盈收掛鉤

從事水土流失治理工作近30年的長汀水保局局長林豫豐認為，「長汀模式」的可借鑒之處在於，將水土保持與經濟發展融合一體。「在基層農村，環境治理和經濟發展常陷入兩難困境，但我想，長汀幾十年的努力，比較较好地解決了問題。現在我們思考的，是如何把水保相關產業做深，以達到持續的效果。」

這也是三洲鎮黨委書記蔡銘泉一直在思索的問題。三洲鎮1.2萬畝楊梅，豐產年份收成3,000餘噸果實，產值約5000萬元。「果實的保質期很短，如果我們能將楊梅果實深加工成其他產品，比如楊梅酒，甚至能進一步開發保健藥用功能，那附加價值就能翻倍了。」

拓產業新路 續水土治理

蔡銘泉告訴記者，隨著長汀通往廈門等地的高速公路修通，從福建各地自駕到三洲遊玩的居民越來越多。「我們希望能在這基礎上開拓農家樂旅遊線路，增加村民的收入，就能夠持續增加種植果樹的投入。」

林豫豐告訴記者，長汀目前尚有

48.37萬畝水土流失地尚未開展治理，同時，受地利條件較差、土壤養分不夠平衡等條件限制，目前已治理的水土流失地種植的大部分為針葉林，林分結構單一、水源涵養能力低、易發生病蟲害和火災，森林資源面臨較大的安全隱患。

當地政府的一份報告稱，儘管近年來經濟顯著發展，但長汀縣農民人均純收入、人均財力均處於福建全省末位，縣級財政很難抽出更多的資金用於水土流失治理工作，鄉鎮一級政府有心無力。

■策武南坑村五千餘畝銀杏林，如今面臨每年百萬元資金缺口。

香港文匯報記者米南 攝



山頭綠了 頭髮白了 路還很長

山頭綠了，頭髮白了，這是長汀人對劉永泉的評價。在記者看來，回顧這位老人從事水土保持42年的經歷，恰是福建水土保持治理工作最好的縮影。面對這樣一項投入大、收效慢，不能顯政績於一時的浩大工程，福建可謂鍥而不捨。

水土流失和多數環境問題一樣，越來越顯著地對中國經濟的發展產生負面作用。負荷人口、資源壓力，使得持之以恆的治理，面臨重重困難。長汀雖是閩西一隅，但至今的成功實踐經驗如若持續推廣，相信在閩粵贛紅壤區將首見成

效，這對於我國南方的水土治理確實具有極好的正面效應。

令記者頗有感觸的是，無論是政府官員或是普通鄉民，聊起水土流失治理的話題，都流露出「此為己任」的濃濃的主體意識。一名普通的水產養殖戶，對魚塘豐收與水土保持的關聯，亦能用平實的語言娓娓道來。末了不忘帶上一句：「誰說養魚和種樹沒有關係，關係大着呢！」

驍躍一躍，不能十步；驚馬十駕，功在不捨。長汀，起了一個好頭，我們期待後續有更好的推進和放大。

政府引資盤活 村民種杏致富

「人均八分田，山上沒資源，養豬為過年，母雞下蛋換油鹽。」這是上世紀中期在長汀廣為流傳的一句順口溜，描寫的便是當時水土流失最嚴重的上杭縣策武鎮南坑村。而如今，「閩西銀杏第一村」的頭銜，南坑當仁不讓。

「去年我們村的人均純收入已經有5,366元了。」1992年時，這一統計數字是588元。南坑村黨支部書記沈騰香告訴記者，80、90年代政府鼓勵村民植樹種果時，很多人心存疑慮。「有人問我，田裡的肥料都不夠了，還要到山上去種果樹，能掙錢嗎？」

從503畝水蜜桃和油茶起步，南坑的山頭綠了一片又一片。1999年，廈門樹王銀杏製品有

限公司落戶南坑，村政府以2,309畝集體所有土地入股，村民們也陸續加入，又植下2,000餘畝銀杏。每至深秋，數千畝銀杏在微風中搖曳，放眼望去漫山金黃。

「南坑村1,100多人口，其中300多青壯年長期外出務工，留守的多是老人和婦女。」沈騰香介紹說，為解決植樹種果的勞力問題，政府鼓勵村裡部分外出打工的農戶將耕地、山地流轉給耕作大戶。

長汀不少村鎮還辦起聯供土地流轉專業合作社，把耕地交給合作社收儲、流轉的農戶，不僅有租金收入，還可以作為社員在年底參與合作社的分紅。

昔日紅色小上海 今天綠色新農村



■當地民眾摸索出的「草牧沼果」循環種養生態農業模式。香港文匯報記者米南 攝

作為著名的革命老區、中央蘇區和紅軍長征出發地之一，豐富的紅色歷史令長汀人引以為傲。史料記載，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長汀不僅是中央蘇區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是中央蘇區的經濟、文化中心，當年中央蘇區的主要經濟來源和物資供應以及中央紅軍的後勤保障基本上由長汀創造和提供，素有「紅色小上海」之美譽。

但另一片曾經觸目可及的紅色，卻是老區人民心中的痛。1941年福建省研究院研究人員記

「草牧沼果」生態循環

「我這片地，以前就是這個樣子。」三洲鎮村民黃金養的楊梅林旁立着一副噴印彩圖，畫面上是當年滿目瘡痍的溝壑之景。黃金養說，為了種植楊梅，先要將陡坡整成梯田，種草降低地表溫度，一段時間之後才能開始種植果樹。「現在果園所施的有機肥，來自外包的養豬場。家畜家禽的糞便回收之後，還能發酵成沼氣，供應家中日常生活所需的能源。」這便是當地民眾在水土流失治理過程中，摸索出的「草牧沼果」循環種養生態農業模式。